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世界各国媒体报道法轮功的美好

“近百名会议代表的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

这一段神奇的描述，出自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是中国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一九九三年写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的。随后在《人民公安报》上被郑重地提及，同时报道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率弟子，为近百名中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做免费治疗（图一）。因治疗的奇效，受到一致好评。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和李洪志先生，表示感谢。

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法轮功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的报道，不止于此。中国《医药保健报》、《中国经济时报》、《羊城晚报》和《深星时报》等都曾做过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图二），报道了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16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在中国大

陆的媒体中已不见踪影，但是放眼国际媒体，十多年来，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却常常展现在人们眼前。这里仅挂一漏万提及几篇。

瑞士最大超市集团经营的《Migros》杂志，在2004年11月2日报道了 Marille Pun（图三）因常年超负荷的律师工作而身患“纤维形骨髓炎”，通过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的故事。她说真正说服了她的“是法轮功的法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修炼，并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这套功法使得你心态平和，内力增强，使得能量流贯通你的全身。”

匈牙利的赫瓦斯（Tibor Horvath）在经历多年的背痛，以及胯骨、膝盖和脚踝酸痛之后，通过修炼法轮功简单易学的功法，使他完全从这些疼痛中解脱出来了。赫瓦斯的幸福经历登载于《布达佩斯太阳报》（The Budapest Sun）2007年5月24至30日的健康特刊中。

2009年5月13日《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报道（图四），印度的琪茶（Chitra），把法轮功介绍给附近八十多所学校的师生，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学生的行为变好了，他们的注意力也能持久了，校长很高兴。在印度虽有许多宗教导师，但琪茶认为，“法轮功的修炼和别的完全不一样。那些修行人去听那些导师演讲时觉得很好，但是回到家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但修炼大法的人，都会感到从内心根本上的改变，我觉得本

质上的改变是由内而发的。”

2012年6月15日，丹麦电视台TV2采访了丹麦法轮功发言人班尼（Benny），班尼指着在宁静中打坐的同修们说：“我们的这种平静是来自内心的深处，无论面对怎样的问题和麻烦，都会因此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去向外看，指责别人。”电视台记者的心被触动了，她由衷地敬佩说：“你们是人类的未来！”

当法轮功出现在各国媒体上的时候，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永远是一个亮点。其实，这个亮点，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就已经现诸报端了。

1997年3月17日，中国《大连日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古稀老者盛礼剑，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

1998年2月21日，中国《大连晚报》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袁红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

1998年3月30日《北京日报》报道一名法轮功学员，向科技界捐款18万元而不留姓名。

法轮功，他绝不是以祛病健身为终极目的的一种气功，他是“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也叫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以来，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准、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文/海楼）

爸爸打消了复仇的想法



看到他准备刀、绳子、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我妈妈五十多岁了，不得不到工地打零工维持这个家。同时我马上要高考了，只要我一到学校，我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担心爸爸在我上学时会做出傻事。一想到这些我就放声大哭，老师与同学了解情况后都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老师特许我回家复习。后来我就天天守着我爸。

没过几天，我的姑姑拿了两本书给我爸看，《转法轮》和《修炼故事》，爸爸看了两遍《转法轮》，我看了很多遍《修炼故事》，我感到：炼法轮功的人就好像初中课本《桃花源记》中的人一样，善良、

真诚、友好、童叟无欺。爸爸从此变化可大了：脸也不黑了，爱说话了，也有笑容了。当时我家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同时也知道发生这些事背后的原由。再后来我与爸爸参加了炼功点上的学法，爸爸在谈心得体会中说道：如果没学法轮大法的话，我姑娘高考后，我家就会家破人亡。他就把他的复仇计划说了一遍。听后我激动得哭了，真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学法轮大法以外，还能有什么能改变人心了。这泪水是感激的泪水。

说来也巧，学法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正好与我的舅舅碰个正着，我吓坏了，不知会发生啥事。我爸却主动与他打招呼。过后我问爸爸：恨他吗？爸爸回答：“也许上辈子，我害过或伤害过他，这下我全都还了。”（文／广东东莞 长虹）◇

话要从九六年说起。我家五口人，我上高三，弟弟上小学，妈妈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位没有劳保的年迈奶奶。当时只有爸爸每月350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家里虽然清苦，但很快乐。九六年，大学都已开始并轨了，学费由每年的几百元变成了三千元左右，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付不起。爸爸急在心里，偶然的机，他辞了工作，与我舅舅合开了一个工厂，爸爸出技术，舅舅提供资金。

筹备了一段时间，工厂就这样办起来，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爸爸为人正直，老实，善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新生的工厂中了，也把这个内弟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和盘托出了。舅舅学到技术后，就想把我爸一脚踢开，用各种办法对他发难，逼迫爸爸走投无路，只好退出那个付出全部心血没开几个月的工厂。这时爸爸的状态很可怕，一天说不上几句话，脸色发黑，经常

最困难的时候 法轮功学员帮了我

【青岛来稿】我是青岛的一名厨师，今年三十五岁。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在济南老火柴厂附近开饭店，当时我店所在的位置正准备拆迁，所以店员基本上都走了，我也在联系房东交房搬走。

一天我和店员小白闲得无聊，就随便打牌消磨时间。可一会功夫就来了三个“110”巡警，他们以赌博为由，把我俩抓进派出所，没收了我兜里的两千多元钱和价值一千多元的手机。第二天又把我俩关在济南飞机场周围的一个拘留所，大热天的逼我们在外面干活。因为当时我穿着拖鞋，可干活时不准穿拖鞋，还要我交每天二十多元的生活费，不交生活费，每顿饭给的就是一个鹅蛋大的馒头。那时我才二十四岁，正是能吃的时候，还得干活，吃这点饭饿得不行，可我的钱和手机都被抢走了。

就在我困苦交加的时候，一块被关押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大姨，她们凑钱帮我交上生活费、买鞋及全部生活用品，我真的很感激她们，可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大姨帮了我，这可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

因为当时家里人都知道我要回家，可是连着一周的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父母都要上济南去找我了。后来我跟家人说起这事的时候，奶奶特意嘱咐我：当时电话联系不到你的时候，我跟你妈就怕你被黑社会给害死了，就经常掉眼泪，现在你回来了，我们都高兴，你可别忘了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啊。我答应着。



图：一九九八年八月份，来自青岛、潍坊、即墨、平度、莱阳、栖霞、海阳等地的四千五百多人在山东省莱西市体育馆内举行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整个体育馆内座无虚席，会场充满了祥和、慈悲。

二零零六年，干弟兄找对象，媳妇是炼法轮功的，干爸不同意，害怕将来受连累。我听说后就去找干爸：“炼法轮功的都是些好人，你可别错过这样的机缘，这个媳妇将来会孝顺您俩老人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遇到的事。这样干爸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干爸可没少说感谢我的话，说当初幸亏听了我的话，还说这个媳妇打着灯笼也难找，村里的人都说他们家有福。

现在，我的朋友、同学、客户中，有好多人是炼法轮功的，这些人都是很好的人。◇

亲身见证内蒙古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我是内蒙古赤峰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我们地区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平庄看守所。我和白胜珍，还有几位学员去平庄要人（因上访无罪，上访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元宝山区公安局把我们送回当地红卫矿派出所，张学军挨个打我们耳光，所长高庚往我膝盖上踢，张学军还口出污言说：你们炼法轮功还不如到窑子如何（意思是当妓女）……说出下流无耻的话。第二天又派本村人李宝田监视着，让我们到山上植树好几天。这次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是白胜珍。

二零零一年我和几位学员因贴真相，十二月二十八日大早，红卫矿派出所徐子章，还有两位不知名的，闯入我家，徐子章问：“你今天早晨干什么来？”我说：“送牛奶”。他又问“销售如何”？我说：“供不应求”。一问一答后，他就断定我还在炼法轮功，绑架了我。到派出所一进屋，徐子章问：“谁叫你们贴的”？我说，“我修真、善、忍，自愿的。”

恶警徐子章拳打脚踢，将我打倒，又将我拽起。这时有矿工人找徐子章办事，他又将我带到二楼，这时跟上来七、八个人，其中一位手指着另一位说，他是元宝山区刑警大队大队长。话音未落，这个队长左右开弓打我耳光、薸头发，头感觉象个筐，打了足有十多分钟，可能他打得累了。当我睁眼一瞅，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带火的烟头（一寸长）正要往我鼻孔里塞。这时赤峰公安局、“610”来了好几辆车，其中一位慌忙中擦我衣服上被踢的脚印，抖落被薸掉的头发。下午将我和白胜珍送进元宝山区平庄看守

所，当时白胜珍被徐子章踢断一根肋骨。

在平庄看守所，恶警王雷逼迫我们面壁而跪，往我们腰部踢。我被叫出监舍，七、八个人在他们的办公室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我告诉他们，大法书中写着“炼功人不能杀生”（《转法轮》第七讲）。师父还讲“所以自杀是有罪的”（《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等许多问题。所长张海清因为我们不承认“天安门自焚”是真的，白天逼迫我们光脚在雪地里跑、走，晚上沿围墙爬三、四圈，每圈需要一个多小时，我的内裤都淹到肉里去了，穿的棉裤被血渗透，从地上站起来发现水泥地上都血痕迹。有个叫丛佩兰的，十个手指皮全部脱落，指甲被冻掉。

在元宝山平庄看守所被迫害三个月后，我和其他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送到赤峰，在赤峰看守所，恶警给我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戴死刑犯脚镣，用手铐把二十几名同修铐在走廊暖气管上，有的脚尖离地，有的脚尖站地。七天后又将我们送到臭名昭著的内蒙古兴安盟图牧吉女子劳教所。

到图牧吉不到半个月，元宝山公安局副局长杨振远（个头一米五左右，很邪恶，积极参与迫害，曾指令恶人非法判刑、劳教多名法轮功学员）人称杨小个子，带领孙语录（音），还有一位，带着我丈夫赶到图牧吉，为的是让我交待其他学员（指上次贴的大法真相条幅），我被叫出，孙语录问谁叫你们贴的，我拒绝他的问话，他几拳将我打倒杨振远坐的办公桌底下，孙又将我拽出，刑讯逼供。虽然从我口里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他们回

来后对我村法轮功学员的家进行全面大搜捕，绑架十多名同修，后每人罚款五百元（其中有一位罚三百元）。

图牧吉劳教所当时非法关押一百五十名法轮功学员。这里对所有不转化学员都安排一个包夹人员，每天参加超负荷体力劳动（农活），晚上，就被叫出被迫害。有的因坚持不住违心转化。女狱警王桂荣为首的，将法轮功学员梁亮打倒，几个人同时用脚往她肚子上踩，还有几颗牙被打得松动不能吃东西。

因我在图牧吉没有被转化，回来后，红卫矿派出所、公安局、镇政府（原马林镇，现改元宝山镇）“610”，每到邪党敏感日就到我家中骚扰，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春因一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她丈夫不修炼将我说出。赤峰刑警大队人员绑架了我，我丈夫怕我被劳教，就找个叫刘某某，他向我丈夫勒索钱财（七千元一八千元），说如果送了钱就不被送走，结果在松山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七天后，又将我送到赤峰洗脑转化班，这里有个叫焦秀锋的克旗人，从呼市女子劳教所自动转化，回来在这里帮助邪恶做转化工作，从精神上迫害大法弟子的意志，我被迫害的呕吐，就强行把我送到门诊打吊瓶。

这十多年来，我因坚持个人信仰，两次被绑架到看守所，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一次被劳教，无数次被骚扰，给我和我的家人身心带来极大伤害，从经济上造成极大损失。

以上是我所经历的迫害，以及亲眼所见恶警们惨无人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见证。◇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大法学员于凤英被绑架迫害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大法学员于凤英，家住赤峰市红山区园林路，约二零一二年六月，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被恶党便衣叫来警察绑架，一直被关押迫害。

于凤英曾在 2004 年 9 月 26 日被绑架，后判刑迫害六年。在内蒙古女子监狱受尽迫害，六十多岁还出工到车间做高强度劳动。

●曝光赤峰市柴景森参与绑架元宝山法轮功学员孟祥荣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新任队长柴景森参与了 2012 年 7 月 9 日对元宝山法轮功学员孟祥荣的绑架。◇

中共高层销毁密件说明了什么？

据一位供职于大陆一家金融机构的人士披露，其所在单位自上而下传达文件，要求近期将所有中央下发的密级文件统统删除或销毁，并且要求各级金融机构要将清理结果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逐级上报上一级金融机构。据悉，近年来，中共下发的各类文件以迫害法轮功为内容的居多。

中共党内的密级文件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据大陆这位知情者向海外记者透露：中共近日已经开始清理一些加密文件，蓄意销毁罪证，为日后被审判准备后路。

这是继几年前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 办公室”，下密令紧急内部收回自 1999 年非法迫害法轮功以来下发过的一切相关文件及资料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毁灭证据。这与二战后期，日本和德国战败前销毁证据如出一辙。此举证明了中共的罪恶被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



化敌
为友

【明慧网】我丈夫原是我们主管局的干部。有一次他参与调查我们同系统的一个单位（我们的兄弟单位）的一件事情，并如实地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得罪了那个兄弟单位的领导。不久，那个领导调来我们单位当了我的领导。这位领导经常在他人面前说我的坏话，给我穿小鞋。人家一看领导对我都这样了，哪敢跟我靠近。有时我随便说的一句无关的玩笑话，也会被人家添油加醋地汇报到他那儿，作为他打击我的把柄。一次他在职工大会上大声地说：“……有能耐你调走啊，待在这儿干啥呀？大门都敞开着呢，我买几串鞭炮欢送你出去！”谁都知道领导是在说我呢。他成了我心目中的“敌人”，我也常在背地里骂他“小人”、“鸡肠子肚”等等的。我只有忍气吞声抹着眼泪跟丈夫诉苦。

后来，这位领导因经济等问题被关进了看守所，又被判了刑。想到他干了那么多坏事，自己也被他欺负了七、八年，还真幸灾乐祸的。

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看着他那浮肿而又苍白的脸，往日的风光早已不在。想到世人在无知中造着业，又在痛苦中偿还着业债，心中不禁升起怜悯之心。我热情地邀请他到医疗室坐坐，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并向他介绍了《转法轮》以及我修炼以后身心所发生的变化。他感慨地说：“看得出你是真诚的，我谢谢你啦。你炼了法轮功真的变了。”我想是啊，我是变了，是大法使我心的容量扩大了。

不久，听说他儿子要办喜事。想到他现在是个落难之人，也托人把红包送了过去。婚礼那天，当我以真诚的笑容出现在酒店门口时，这位从前的领导快步走下台



不要教坏我！

【明慧网】2012 年 7 月 29 日，香港三十多个团体发起反洗脑教育大游行（上图），许多家长带同子女出席，不希望下一代接受中共的洗脑教育，要求当局立即撤回所谓的国民教育科，有九万人参加游行。

所谓的“国民教育”，就是歌功中共的洗脑教育。

手抱两岁女儿参加游行的钟先生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不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以为一党专政是好的，也不希望她以为六四事件没有死过人，不希望她以为共产党等于中国。”他说，“最反感的是，这是共产党宣传自己的一个节目，它们不说真相，我怕我的女儿以后不知道真相，不知道历史，不懂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懂得分辨是非。”他希望任何这种形式的“国民教育”不仅不要在香港推行，全中国都不要推行。

中共的精神洗脑是在幼儿园时期开始的，一进校园就被灌输“爱党、党妈妈”教育，小学课本的造假，孩子从小学习的是“假英雄”、“假事迹”、“假情感”，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共邪党还对这些天真的生命灌输仇恨教育。

如被称为“世纪谎言”，用于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不但被印在小学课本里，欺骗孩子，还把这一谎言拍成电影，强制中小以学生以学校为单位，人人观看，还要强制学生写观后感。

居心叵测的中共为了迷惑孩子们，还特意安排十二岁的“刘思影”（最终被中共杀害灭口）成为主角，让分辨是非能力不强、还不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们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



图片解说：央视“自焚”节目中的穿帮情节。央视记者在采访严重烧伤的刘思影时竟然不穿无菌衣，刚刚做完气管切开手术的刘思影竟然能马上讲话、唱歌，完全违背医学常理。

阶，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高兴地大声说：“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从那以后，他要有事到单位里来，大多会找我聊上几句。我对他不再有怨恨的心，看到他也感到挺亲切了。◇